

佛教學與宗教學

萬金川*

在「宗教研修學院」獲得法源依據而得以正式設立之前，台灣有關佛教的教研活動長期以來便處於寄人籬下的尷尬局面，但卻也吸引了文史哲等各領域的學者不絕如縷地投身其間。關於這種奇特的知識生產現象，只要看一看每年國科會「專題研究」申請案裡，來自不同學門而五花八門的佛教研究計畫書，即可從中窺知一二。

然而，是否任何申請案只要題目上有「佛教」一詞，或是計畫書內容論及「佛教」，就都可以置於在「佛教學」(Buddhology)、「佛教研究」(Buddhist Studies)，乃至所謂「佛家研究」(Studies of Buddhism)的名目下呢？每每面對那些宣稱與佛教相關，但在研究方法或主題上又頗為分歧的申請案，我們是否須先擬出一套相對的判準，以便檢視某一申請案件放在「佛教學」裡的適切性？是的話，那麼判準應該如何訂定？或者，在現行的學科建制中，已有此一判準，且同行間也已取得某種程度的共識，像是「物理學」或「生物學」之類的研究？

即便有人認為，任何的「學科區分」只是一些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建構物，我們還是可以套用傅科(Michel Foucault)的*The Order of Discourse*中對於「學科」概念的界定：由一個對象領域、一系列的方法、一組被認可為真的命題；此外，它還必須環繞著一套規則、定義、技術和工具以進行操演，而經由這些操演積累而得以建立的知識系統。

就此而言，在「比較宗教學」裡，Ninian Smart 便曾經以其著名的「宗教七維」(the seven dimensions of religion)為觀察框架，成功地展示了「世界宗教」此一盛大圖景的千姿百態。英籍佛教學者 Damien Keown 也直接套用了這個頗具操作性的框架，而勾勒出佛教在「實踐與儀式層面、經驗與情感層面、敘事與神話層面、教義與哲學層面、倫理與律法層面、社會與制度層

*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佛光大學佛教研修學院院長



面，以及物質層面」等七個維度上的各種面貌。因此，就方法學的意義而言，與此些層面相關的佛教研究，似乎並無法逕自獨立於「宗教學」(Science of Religion) 或「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 之外；但相對來講，佛教學似乎也沒有必要處處倚賴「哲學」。

雖然西方的基督神學與東方的佛學各有其相當悠久的文化傳統與歷史，但就近代以來西方的學術建制而言，從發生學的立場出發，「佛教學」與「宗教學」即便不是孿生，說它們是前腳接著後腳相繼問世的兩門學問，卻不算離譜。兩者都是十九世紀末孕育自 Max Müller 一生浩博的學術胸臆，雖然日後際遇不同而使得彼此的關係在百餘年後顯得有些疏遠。

以當前台灣的「宗教學」與「佛教學」研究現況而言，不可否認的，前者是近二十年以來，由西方直接貿易而來，而在學術的分際上，自始即游走於人文與社會學科之間。在研究的方法與內容上，該學門由「儀式層面」的人類學，或由「社會與制度層面」的社會學與政治學，乃至「物質層面」的經濟學，而始終呈現出多元交叉的學術特質。因此，海歸派的研究者早已清楚地意識到宗教學的跨學科性質。但從日本轉口進來的「佛教學」卻長期在體制外、以佛學院為主的研究圈裡，維持著該學科以「書面文本」的語言與文字為解讀中心的那種近似「古典學」的研究風貌，且處處流露著頗為濃厚的「經院主義」氣息。至於建築、雕塑、繪畫及音樂等廣義的佛教文本，則在此氣息下幾乎乏人問津。因此，佛教學的跨學科性質基本上並未在該聚落成員間形成共識。

然而，相較於體制外略嫌單調的佛教教義學研究，體制內有關佛教的知識生產卻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觀。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中，與佛教相關的申請案卻展現了高度的跨學科性，至於哲學系送件的案子，則多半涉及了比較哲學的領域，從「佛教學」的傳統立場來看，這一類的申請案放在「佛教研究」的名目下來進行審查似乎可再商榷。現行的學術體制長久缺乏一個以「佛教學」為研究核心，而同時能輻輳各種相關知識的學術機制，好處是佛教的相關研究得以百花齊放、爭奇鬥豔，眾鳥競鳴而八音宣暢。但壞處是，由於沒有任何「學科的限制原則」(the principle of limitation of disciplines)，而「各人手上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熱鬧有餘但彼此之間卻談不上有協奏的可能。特別是在「跨界」與「穿越」的口號響徹人文與社會科學之際，人人忙於推倒既有的學術邊牆，而往往無視「佛教學」這個既

有學門對研究方法與操作技術的基本要求。由個人的觀點來看，老實說，就國際上比較嚴格的學術尺度，這一類缺乏基本「佛教學」素養而侈言跨學科的專題研究，遠遠比不上經院主義風格的佛學研究，譬如西藏佛教研究裡，以 Jeffrey Hopkins 為首的 Virginian School，或是此地體制外以印順著作為中心的印度佛教思想研究，皆成果豐碩；學術裡「大人世及以為禮，城廓溝池以為固」的部落主義心態，行不通也要不得，但如果認為哲學與宗教學、佛教學大同小異，就有些昧於時勢，而妨礙後兩門學科的正常發展及它們對自身學術的評鑑工作。